

第五十四期

西曆一千九百一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

風

集益修書社叢書

印刷所內東京印館



# 御賜詩

## 創立人

綱鼓南風甫半週

絃聲洋溢一方球

帶將霜露培新美

吹散雲霾破舊愁

扶鼎以絲名在漢

獲麟著筆義猶周

青山綠水風徐遍

不僅頑夫與薄夫

全權府政廳司長馬迪

鴻臚寺卿 阮伯卓

翰林院著作范瓊

編輯部在河內行丸舖

廿四號

印刷所兼發行人河內東京印館黎文福

管理兼國文主筆 范瓊

大南皇帝陛下 東閣扶光伯爵

東法全權大人 吏部福門伯爵

住京欽使大臣 工部慶美子爵

北圻統使大臣 永隆公使

南圻副帥大臣

南定省總督范文樹

# 第五十四期要目

月出一期 每册一百版權

期二十八張 所有

中國之文學考

百八一

報全年四元 不許

價半年二元 每册四毛 轉載

報每册一百版權

每張二期十元

半張二期六元

前一張留為特別告白

專登本國人或大法人之廣告以獎勵工業及

土貨其價目臨辰另定

嗣後凡來稿及寄信屬

編輯事務者專由本誌

買報及還銀者宜由東

京印館黎文福認

(注意) 凡買本誌二十五

古代南日交通攷

二百

故教學休致阮

伯學先生叢談

遺草續三

二百十三

昭二娘傳

二百十六

初學漢文課法

續八二百十九

名譽贊成人 協佐領學部申仲憲

人恩之報

上即為本誌恩人本誌另按期

送報並登名於恩人欄內

報份以上及惠給銀一百元以

上即為本誌恩人本誌另按期

# ◎中國之文學考

阮伯車

我國千百年來漸染漢學。至今日已成爲我國之古學。然我之學漢學者。只偏於辭章之一途。故今人從歐西之文學而研究我國之舊學。無不竊嘆漢學派之所著述。只工於咬文嚼字之長技。而少義理之學問。只拘於古典成語之故套。而無新奇之思想。以視歐西文學。則漢文著述乃死版的。歐文著述乃活版的。無怪乎漢文辭多而意少。不適合於今世四通八達靈敏轉圓之文學界也。夫爲此說者。對於我科舉舊學爲之批評語也可。爲之諷諭語者可。若夫概論中國之文學。則當從中國文學之特質。及其源流考察。方可爲正當之定評也。余深信夫中國文學之美備。且因近日讀中國文學史一書。故援筆草是篇以貢學者。想凡我亞洲人而研究中國之文學。亦非無益之談也。

文學者何。卽施於文章著述之通稱也。文學與學術不同。學術者。一民族。一尊派所趨向。所發闡之學問。若夫文學。則其所著述之文章也。論語謂之爲文學之科。其餘或謂之文。或謂之文章。同一義也。歐美之論文學者。以文學屬於藝術的。中國之論文學者。以文學有廣狹二義。就狹義而言。則僅屬於一藝術。如切響浮聲屬辭比事。是就廣義而言。則天地萬物之秘。禮樂刑政之原。無不具備。此歐亞論文學之定義。有不相同之點。蓋歐洲學術大昌。格致理化都有專門。故文學一途。又別成爲一美術。中國則從前之所謂學者。都不外於文章之學。故凡宇宙蘊奧世間事物。皆在文學之範圍中。文心雕龍原道曰。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周元公曰。文所以載道也。王荊公曰。禮樂刑政。先王之所謂文也。觀此則中國文學二字。所包含之義廣矣哉。

(一) 中國文學與歐洲文學之異點

就文學之定義。則中國與歐洲。著想互異。已如上所言矣。然就文學之原質。中國與歐洲。又有大不相同者。此不相同之故有各原因。一。由於文學特質之不同也。近世言語學之系別有三。一曰單音系(Monosyllabique)。二曰合體系(Agglutinative)。三曰變音系(Inflexive)。單音系者。乃就人類原始之音創立字體。以爲之符。卽如中國之語系者。是變音系者。隨其聲之曲折。以適於變形聲並繁離之不復悉各成字。卽如歐洲之語系者。是。雖無論何語系。亦必祖於單音。然歐洲所謂語根之單音者。統其形之最簡者而言。有辰合尾音讀之。不僅一音。若中國則一字一音。乃真可謂單音耳。偶有點畫繁多合數字而成者。亦以單音讀之。夫中國文字。爲單音的文字。聲律由是而生出。故中國之文章。幾若偏重於辭調。雖然辭調之中。亦有義理存焉。作文運字。重在眞理。辭調特其下焉耳。若以辭奪意。則非文之正者也。一。由於文法學之不同也。中國之文法。於字體上。毫不變換。非如歐文。因多寡及男性女性之差異。而必變換其字體也。夫字體變換。則文法繁複。學之者。必有一定之文法。而後可。若字體不變換。則於文法之學。不必別有成書。只憑舊傳的渠範。神而明之耳。苟子曰。誦數以貫之。思數以通之。楊子雲曰。巧者不過習之門。又曰。閱賦千首。自善作賦。此實中國之文法學在是也。故有人語余曰。余學中文。有年前讀馬氏文通一書。仿其法而行之。則於構思屬辭。竟齟齬不相襲套語。模仿成法。以贍其作文之材料。此乃文家之最下乘。若夫神明變化奇特。新穎之體裁。想亦中文之所尚者也。

中國文學之分類

中國各科學未別成專門。而文學之所包涵者廣。故其體裁亦至繁。自晉宋以後。屬於文學有分爲文筆之別。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然無韻亦有韻。謂之文。至於體製之殊。則歷代遞增。其流日廣。自歐學東來。言文學者或分知之。文情之文二種。或以創作文學與評論文學對立。或以寔用文學與美文學並舉。顧文學之工。亦有主知而情深。利用而致美。想亦難爲區別。茲據近日中國文學史所列之表。有分爲無句讀文與有句讀文兩種。其區別如左。

無句讀文。卽爲圖書表譜、簿錄、算草各科是也。

有句讀文。又分爲韻文與無韻文二種。有韻文卽爲賦、頌、哀、謂、箴、銘、占、繇、古今詩、體、詞、曲各科是也。無韻文卽爲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各科是也。

要之中國文學之體製。概分爲十六科。如上所述。然其中學說科則有分爲諸子。

九流及近世科學  
諸說皆附於此。

疏證

凡隨文解義及著書考古者皆屬之。

平議。如史通、文心雕龍、及一切文評、史評之屬等類。

歷史科則有分爲紀傳。

尚書帝典之類屬此。

編年、紀事本末、國別史

地志、姓氏書、行狀、別傳、雜事。

報章中紀事亦屬此。

疏識

如鼎碑誌之屬

目錄。書目之無說者。別入薄錄科。

公牘科則分爲學案、詔誥。

尚書康誥酒誥之類屬此。

奏議。之類屬之。如周禮六典會典之屬。

文移、批判、告示。

皆屬此。如條約地契張帖之屬等類。

訴狀、錄供、履歷、契約。

如正史各志。

典、章科則分爲書志。

及通典通考之屬

屬官禮。如周禮江都集禮書儀之屬其經。

私訂契約不關公牘者亦屬此。

對策、論說

雜記、述序、書札。

如儀禮江都集禮書儀之屬其經。

雜文則分爲符命。

如封禪告天劇秦典引之屬

對策、論說

尙書者。歷史科之紀傳類。紀事本末類。公牘科之詔誥類。奏議類。告示類也。

周禮者。典章科之官禮類也。

儀禮者。典章科之儀注類也。

禮記者。典章科之儀注類也。

雜記者。歷史科之紀傳類。紀事本末類。公牘科之詔誥類。奏議類。告示類也。

周易者。上繇科也。

詩者。賦頌科也。

尙書者。歷史科之紀傳類。紀事本末類。公牘科之詔誥類。奏議類。告示類也。

周禮者。典章科之官禮類也。

儀禮者。典章科之儀注類也。

禮記者。典章科之儀注類也。

學說科之諸

子類中庸禮運禮三朝諸篇疏證類、晉義冠義鄉飲酒義諸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春秋者歷史科之編年類也。其他公穀二傳及爾雅說文者學說科之疏證類也。論語孝經者學說科之諧子類也。是推之後人之文集可各就其體製所近以類相從而文學之分類具於此矣。大抵無句讀文又有句讀文中之無韻文多主於知與寔用而有句讀文中之有韻文及無韻文中之小說多主於情與美此其略分之界也。

### ▲有韻文及無韻文之起原

各文體之分類已如上敍今試卽其有韻文及無韻文之起原者考察之。

其一有韻文之起原——文學之興始於歌曲沈約曾論之矣。有韻文者由於歌曲也。伏羲神農辰已有樂歌楚辭注「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元結補樂歌云「伏羲氏作網罟之歌」神農辰作耒耜教民樹藝伊耆氏蜡辭有「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之句。又吳越春秋引陳音之言云「古之孝子不忍見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穴」文心雕龍謂之「黃歌續竹」則以此歌屬黃帝辰觀此則有韻文之起原寔自三皇之世也。

其二無韻文之起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自有書契而憑文字以宣教達事合契致遠構成無韻文之體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又僞孔尙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則三皇已有書而散文之體想亦胚胎於邃古辰代考鄭玄易論引伏羲十言之教及管子文子與漢書有述神農之教不知是否當辰原文然可知無韻文生於教令之體而發生於遠古也。姑錄以備考。

伏羲十言之教。  
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玄易詮）

### 神農之教。

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第疏溝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十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管子

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文子

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

漢書

### △中國文學對於文字之關係

文字者何。古人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中國文字爲單音系。而文字之起原由於言語。太古人智未開之辰。則言語尙單純。故文字且屬稀少。迨其後言語日繁。而文字亦因之漸次完備。此乃人類進化之通例。今試求中國文字原始之辰代。許慎說文序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日繁。飭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觀此則中國文字之始。爲黃帝辰倉頡所作。然證之字源云。太昊辰始有文字。黃帝變爲古文。又云。庖犧氏作龍書。炎帝作穗書。倉頡變古寫鳥跡篆。荀子曰。古之作書

者衆而倉頡獨傳。是倉頡前當已有文字。倉頡特變其書法而已。大凡世界文字之起原無不始於象形。而後成字畫質而言之。則其始也。畫而記事。其終也。因而成字。中國文字於黃帝辰期。特不過畫形辰期。推而演之。至三代而大備。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惟中國之字形。秦漢以前。屢見變換。如倉頡書夏禹書。孔子書李斯書。程邈書。其字形各異。秦漢而後。字學方有一定之四法。爲真草篆隸云者。其屬於字數。則漢辰許慎作說文解字。以小篆分四百五十部。共九千五百五十三字。其後字數日增。魏李登聲類。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梁顧野王玉篇。二萬二千七百二十六字。唐韻海鏡原。二萬六千九百十一字。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丁度等集韻。五萬二千五百二十五字。至清康熙五十五年。張玉書等奉勅修康熙字典。而字學遂成大觀焉。其屬於字音。則古辰相沿。但有假借譬况。以證字音。及切韻興而字音之學大備。王應璘曰。世稱倉頡造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然自切韻行。而音益多於古。古人用韻。未有平上去入之限。故帝舜歌以熙喜。起爲一韻。而詩經中通用者亦居多。魏李登聲類。始以五聲命字。晉呂靜作韻集。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以爲字區五聲之始。迨齊梁間。始有四聲之說。近日辭源韻書註有云。隋陸法言。始以四聲分二百六韻。每韻之字。又以反切分其聲之清濁。而以類相從。作切韻一書。爲韻書之祖。又云。唐末沙門依梵文之法。創馬光之切韻指掌圖。鄭樵之七音略。皆此類。於韻書內別爲一格。惟字音既有南北之差異。又有古今之變遷。宋吳棫爲韻補。始言古音。其後明之楊慎。陳第。清之顧炎武。江永等。言古音者。凡數十家。

而韻音尤繁。若夫宋之禮部韻略。明之洪武正韻。清之佩文詩韻。則皆爲詩賦押韻之程式。故曰官韻亦通稱詩韻。蓋因取士之法而設成定律焉。要而言之。中國字音之變遷。周秦以前爲一期。六朝以前爲二期。隋唐以降又爲一期。而音韻之學。則於此第三辰期。亦已大備。韻書之有益中國文學者。由五方之民。言語不同。聲音既定於一。則南北之人。並得藉此爲審音之準。此亦文學上最有關係者也。其屬於字義古之造。字形聲相配。玲聲察形。義則自明。自文字日繁。而不可專就形聲上察字義。且又有隨其辰代。隨其方言。而其義不同者。字義之辨。莫先於爾雅。相傳釋詁一篇。周公所作。自孔子子夏以降。遞有增加。至於漢儒。六經諸子。咸有註釋。而字義之書。爲最博最備。周秦以前之解字義。約有三法。一以本字訓本字。如易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孟子徹者徹也。禮記夫者夫也。二以音近之字訓本字。如易感者感也。夬者决也。論語政者正也。荀子君者羣也。三以字形解字。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穀梁人言爲信。韓非子自環爲私。背私爲公。云云。至漢儒則字義之學。既多自師說。又自爲考訓詁。據秘逸。而推演之。至於宋儒。則因道學大興。士慕純理。而字義之推考。稍異於古。其以字形解字。則如朱子言。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其以字音解字。則如程子言。雹字從雨。從包。是大氣所包。又以佛經語立訓。如虛靈不昧。常惺惺等語。以俗語立訓。如工夫東西。這個模樣等語。要而言之。字義之變遷。周秦以前爲一辰期。至漢而一變。至宋而大變。而其關係於文學亦深且鉅也。

總而言之。秦漢以前。中國之字形字義。尙未廣博。且其辰字韻之學。未興。故無有詞章之學。自韻音既設。而詞賦之藝。由是而濫觴。此則原於文字之學之遞變。而文學界亦因之而遞變者也。

### ◎中國文學之體勢

中國文學之各體裁。雖起原已久。而五經寔爲衆製之原。顏之推曰。文章原出五經。自五經而後。文章屢變。今試就諸家所論。中國之文章觀之。

#### 〔甲〕關於文章之變遷

古之文。純樸而遒勁。至五經而諸體大備。爲後世法。五經而後。其文屢變。吳澄曰。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寢敝得唐韓柳。而古至五代而後。敝得宋歐陽氏。復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爲卓。何景明曰。世之變也。詩降而爲騷。騷降而爲賦。賦又降而爲解嘲、答賓戲諸作。王世貞曰。二百篇亡。而後有騷。賦入樂府。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諳南耳。而後有南曲。姜夔曰。文章自六經孔孟之後。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後之學者。言理者尊周。言性者尊原。言事者尊左氏。司馬遷觀此。則中國之文學。自秦以前。爲文學純粹之辰期。隋唐之後。則趨於風尚。雖美麗有餘。而其器識多不古。若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云。「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奮演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此乃哀後世文人徒摭花而無寔也。

#### 〔乙〕關於文章之氣格

魏文帝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殷璠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勝劣。程頤曰。語麗辭贍。此應世之文也。識高志遠。議論卓絕。此名世之文也。編之乎詩書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傳世之文也。姜夔曰。雕刻傷氣。敷

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蓋中國之文主乎氣而神以傳之。情以發之。故昔賢孟子養浩然之氣。發仁義之言。無心於文。而開闔抑揚。曲盡其妙。然徒主氣而無貫徹之文勢。則雖有英詞麗藻。亦非全璞之寶。文之勢要貫徹不息。而其中當精細而委婉。如大江東下。而洄洑逶迤。其流無盡。如千兵萬馬。而舉止步伐。井然有條。且能發乎新奇之蘊。暢乎情性之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是乃文章之極致也。若夫逞字句之巧。憑音韻爲工。則文之最下焉者。今或云中國之文尚浮華而無寔。此語想未有深造乎中文之趣旨也。

### ◎五經爲文學之源——文士之病

顏氏家訓文章篇有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窮資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窃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擠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鄰。率躁見嫌。孔蝸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稽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

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凡爲文章。猶人乘駢驥。雖有逸氣。當以衝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寔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寔遠。但緝綴疎樸。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 ●中國文學之歷史

中國文學史論。過去之文學。分爲四辰代考究。上古文學。中古文學。近古文學。與近世文學。上古文學則計自邃古歷五帝三王春秋戰國及秦之文學。中古文學則計自漢以至於六朝之文學。近古文學則自唐歷宋遼金以至於元明之文學。近世文學則爲清代之文學。今試卽其中各辰代文學之經過略述如左。

古昔之辰。風淳俗熙。人民心樂而聲泰。故唐虞康衢之歌。薰風之詩。出於自然三代之際。制作大備。

### ●上古文學

而頌歌銘誓各體雜出。九序之歌猗歟之頌禹貢甘誓之文。盤銘之語大旱之祝辭。周南之勤而不怨。邠風之樂而不淫。猗歟盛世之文何其純正也。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委離哀觀其文而可知世運之日下。

春秋戰國之文一至春秋之辰百家爭鳴。如管子著法令政治之書。晏子開奏疏諫議之體。而孔子則刪述五經立文章之根本。迨及戰國羣雄並起。而文學界亦各樹旗幟以鳴世。後人分戰國之文學爲四派。一鄒魯派。二陳宋派。三鄭衛派。四燕齊派。鄒魯之派孟子是也。陳宋之派墨翟莊周宋牷陳相陳辛及許行是也。鄭衛之派鄧析申不害公孫鞅慎到韓非公孫惠施魏牟是也。燕齊之派騶衍、鶻奭、田駢、接子是也。戰國承春秋之後。春秋辰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辰變本加厲而縱橫之文出焉。是可知人類之交際愈廣則文學愈發達然論者曰後世之文皆備於戰國。則戰國時又爲文學之極盛時代者也。戰國之後離騷起於屈平。屈平哀楚國之衰邪曲害公方正見棄憂愁幽思作爲離騷。是則文章因時代而生出也。

秦時之文學一秦雖坑儒而六國之博士派尚存。漢興因博士之餘風而文學復振。叔孫通伏生秦博士之遺也。故至漢辰復衍其傳而董錯賈誼皆得博士議論之遺法。且其時又得貴族諸王之倡導。噫此寔中國文學界所遭之刼運者也。

### ◎中古文學〔文學復興時代〕

漢初文學一秦雖坑儒而六國之博士派尚存。漢興因博士之餘風而文學復振。叔孫通伏生秦博士之遺也。故至漢辰復衍其傳而董錯賈誼皆得博士議論之遺法。且其時又得貴族諸王之倡導。

如楚元王、吳王、濞、梁孝王、武、及淮南王、安，各招文學之士來歸。而其中梁之文學極盛。後人稱梁之文學有三派。一爲經術派。如丁寬是。二爲縱橫派。如鄒陽是。三爲詞賦派。如莊忌、枚乘是。漢之文學因貴族派之鼓舞振興若是。且至漢武帝又爲最慕文學之君。其時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咸通儒術。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輩出。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謡。文學極盛。况武帝爲雄才大略之君。其對於儒士大變強秦專制之習。不以一格限士。故士夫有以刑名進。以縱橫進。而且有以滑稽詼諧進者。至於一切小說、志怪、樂府及五七言詩歌之體。紛紛並作。不可勝紀。

漢文學爲六朝文學之導線。——雖然。西漢之文學極盛。而凡所著述。則文法遒勁。言論簡正。故後人論中國文學。往往稱羨前漢。惟前漢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之徒。以詞賦名世。其用最廣。其流行益多。如楊雄慕司馬相如。因喜作賦。及後漢班固、崔駰、張衡、蔡邕之徒出。亦喜作賦。蹈前人之轍甚多。因之詞賦益盛。漸影響於文學。稍添華美之趣。後曹操父子皆嗜文學。嘗集其部下最擅文學者。爲建安七子。七子以曹植爲首。王粲、劉楨、陳琳、應瑒、阮瑀、徐幹等次之。辰詞賦盛行。文章益趨華美。遂起六朝文體之基。而文學界竟一變矣。

六朝文學——兩晉南北朝文章。皆尙排偶。諧聲韻。文辭爛斐。然動人。後世稱之爲六朝文。六朝文學諸名家。則如晉之阮籍、嵇康、張華、潘岳、陸機、左思、劉琨、郭璞、陶淵明輩。宋之謝靈運、顏廷之、惠連、鮑照輩。齊梁陳周之謝眺、江淹、沈約、范雲、任昉、徐陵、庾信輩。後魏之邢轡、溫子昇輩。此諸子皆傾向於綺麗之文章。爲文界之最佼佼者。然其辰文章雖發達。而祇競才華。不闡義理。致不切於寔用。而卒之前漢議論之文。純理之文。至此全失。故後人多譏六朝之文爲浮華委靡之文焉。

中國翻譯文之始——漢魏之辰。中國文學別闡一新境界者，各佛經之翻譯是也。漢明帝永平中，佛教自天竺輸入中國。於是始譯四十二章經等。然其後不傳，僅傳理惑論，爲牟融所作。魏辰印度僧曇柯迦羅來洛陽，譯戒律。晉惠帝辰，印度僧竺叔蘭來長安，多譯諸經。及其後，西域僧鳩摩羅什來譯大乘。與其徒共譯佛經三百餘卷。此爲翻譯界之最新偉業。而中國之文學，從此得外來之佛學，爲之補助焉。

文筆之分——南北朝之文學。又有文筆之分界。如晉蔡謨文筆議論，有集行世。宋文帝問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文，測得臣筆。」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有二，今人之學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詞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他若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則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云云。文心雕龍總術篇有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總而言之，當時以爲文者，文花之義，取其沈思翰藻，吟詠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若夫筆從聿，卽述之之義，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南北朝雖分文筆，而以文爲有文采，故當時多傾向於文之一方面。

### ◎近古文學

唐之文學——晉魏之後，專行駢文。以雕琢字句爲工。詩亦多行五言體，能作七言大篇者少。至唐則一變六朝之舊，寔學以經史爲主，而選舉出於考試。試場則惟課文。故文學之士接踵而起。唐初文

學沿用駢體。楊、燭、王、勃、駱、賓、王、盧、照、隣爲駢體文之四傑。而沈佺期、宋之間亦以能律詩見知。至玄尊時。則李白、杜甫二氏爲詩家之絕唱。而王維、韋應物、岑參之徒次之。然文體不免六朝之習。德尊時。陸贊奏議。雖達理顯亮。而猶囿於駢體。至韓愈出。起文八代之衰。兼有柳宗元及愈徒李臯輩從而和之。而文體因之一變。同時又有李賀作詩深邃。別樹一幟。稍後有元稹、白居易。以詩學著名。且互爲次韻詩之和韻者。自此始。尋有杜牧、李商隱、溫筠出。均以詩名。最後有韓偓者。以香奩體得名。亦晚唐之特出者。要之唐之一代。乃中國詩學最有名之時代者也。今試卽諸家所論唐代之文學者觀之。

唐文之三變——唐書文藝傳序。謂唐之文章三變。蓋以王「勃」、楊「燭」爲一變。燕「張說」、許「蘇頌」爲一變。韓「愈」、柳「宗元」爲一變也。羣書備考承其說曰。唐之文章無慮三變。王、楊始畱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麗盈前。殊乏風骨。燕許繼興。波瀾頗暢。而駢儼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傑雄肆。相與主盟當世。下至孫樵、杜牧、峻峯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邊幅。李翹、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之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也。

唐詩有初盛中晚之分——文學史云。有唐一代。最盛者莫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大抵高祖、武、德、元年以後百年間。謂之初唐。玄宗開元元年以後五十年間。謂之盛唐。代宗大歷元年以後八十年間。謂之中唐。中宗大中元年以後。至於唐亡。謂之晚唐。嚴羽滄涼詩話云。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明高棅唐詩品彙。有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格。以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爲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爲餘響。方外異人等詩爲旁流云云。

要而言之。詩學則至唐而大備。若夫文體則韓柳二氏倡復古。而後之言古文者。莫能外。其他令狐楚之章奏。爲後世四六體之藍本。而儼文於此極靡焉。宋之文學。一唐末迄於五代。文學甚衰。至宋初。猶未盛。眞尊辰、楊億、劉筠輩。始倡西崑體。有西崑酬唱集行世。宗法唐李商隱。詞取妍華。辰人多效之。及歐陽修出。而文學之風氣爲之一變。修初作排偶文。後得韓文。盡力研究。遂爲古文派之一代宗匠。修之古文。寔淵源於蘇子美。欽尹師魯。迭二氏。修又能詩。與蘇舜欽、梅堯臣輩。均以詩名。共排西崑體。力講風格。而爲西崑之反動。修門下士。得文名者甚多。若蘇洵允、蘇軾瞻、蘇轍由、曾鞏固、王安石甫輩。是蘇洵文奇峭雄拔。頗有先秦之風。其子軾。轍能得其傳。軾之文。縱橫奔放。而詩才頗似李白。轍之文。高雅平正。有奇氣。曾鞏最深經術。其文雖似雅醇。然尚乏精彩。王安石文奇峭而幽深。其文亦渾厚。近於唐人。是皆當辰之大家也。蘇軾之徒。黃庭堅工於律詩。與其徒陳師道。爲江西詩派。至於南宋文學。雖衰然有李綱之奏議。詳密雅健。又有王十朋、陳亮、呂祖謙、朱熹等。亦以文章著名。詩家則有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其後文天祥亦能詩文。宋之詩歌。雖不及唐。而文章則過之。

宋文學之特質。一宋文學之特質。在經學文章之發達。故其後有道學派之文體。如周程張朱。極力求道體。而不屑屑於雕辭琢句之文是也。又有永嘉永康功利派之文體。如陳傅良、葉適、呂祖謙、陳亮等。其學在考古今成敗。諳練掌故。不專談心性。此兩派雖相反。而其文一則說理精粹。一則文辭雅贍。亦足以表當時之文學也。且宋時有俗語文體。爲章回體小說之起原。若於詞曲。則由漢時樂府一體。後遂變爲詞餘。至南宋益清新穩切。備極工好。而詞曲之變體。更成爲戲文。此亦戲曲之濫觴也。

元之文學。金元之際。以文學名者亦多。就中以元好問爲最好。問學術既深。才氣亦大。故文章雄麗而有情致。詩歌勁健。有宋人風好問後。有虞集。楊載。揭傒斯之徒。均以詩文有名。又黃潛。柳貫。吳萊輩。相繼而興。明初文學寔胚胎於此。

戲曲與小說。宋辰多以俗語爲書者。其論學記事者有語錄。雜史瑣文有平話。而戲曲與小說亦淵源於是。宋之戲曲大備。而其時亦有隊舞及雜劇之制。元時有南曲北曲之別。北曲以王實甫西廂記爲首。南曲以高則誠琵琶記爲冠。若夫小說之文章。則於宋元前極渺。及元出水滸傳。結構雄渾。文字巧妙。可稱傑作。而於文學界亦別開生面焉。

明之文學。—明初文學承元季之遺風。而宋濂。王禕。劉基之儔。最爲文章魁傑。濂之文富贍。禕之文醇雅。基之文遒勁。而於古文則宜推宋濂爲最。凡一代禮樂憲章。多由濂所裁定。爲開國文臣之首。至於明初之詩家。則有高啓。楊基。張羽。徐賈。時人謂之四傑。同時又有袁凱。亦負詩壇袁白燕之盛名。袁有賦白燕詩。聲噪當辰。人皆呼爲袁白燕。永樂以後至成化之末。八十餘年。海內無事。詩文趨於雍容平易。有承平之風。而楊士奇。楊榮。楊溥。出號曰三楊。其詩文稱臺閣體。夫臺閣文。章固以逶迤有度。醇寔無疵。爲能。然餘波所衍。漸流爲冗長之弊。於是何李崛起。有復古之唱。弘治正德之際。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徐禎卿。號爲四傑。獨唱復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力矯永樂以後之臺閣體。而風氣爲之一變。然稱述文辭。羣推李夢陽爲正宗。又有李攀龍。王世貞等。共結詩社。主盟當辰。謂之嘉靖七子之派。論者曰。明代文章。自前後七子。以李夢陽爲冠。何景明附翼之後。七子以李攀龍爲冠。王世貞應和之。李王相繼執文壇之幟。傾動一辰。雖王慎中。唐順之等。文主歐曾。詩奉初唐。亦不能抗李。

王之勢。其後有袁宏道兄弟出力排王李之說。其文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以清新輕俊是尙目爲公安體。(公安地名)然戲噏輕浮。其弊流於卑淺。又有鐘惺譚元春之徒。出以幽深孤峭之詞爲主。謂之爲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爲通人所譏。噫。明末萬曆之文學。所以浸衰也。

### ▲近世文學

清之文學一明季公安竟陵二體盛行。而文章日就瑣碎。國祚亦因之而亡。及清代文學。則賴有明遺臣爲之藻飭。如魏禧侯方域之文。錢謙益吳偉業之詩。顧炎武黃宗羲之博綜衆學。皆爲有明三百年文學之後勁。而導有清一代文學之先河者也。康熙六十一年間。國勢大振。於是集儒臣編纂羣書。自唐詩、佩文韻府、字典、淵鑑類函。以及天文曆算、律呂政教、儒釋之書。多所考定。而當世之顯學者。經學考證。則若閻璣毛奇齡。理學則湯斌、陸隴其、李光地。古文則汪琬、姜宸英、邵長蘅、方苞。詩辭則宋琬、施閏章、陳維崧、彭孫遹、尤侗。王士禛、朱彝尊、趙執信、查慎行。而小說、戲曲之最流行於世者。如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等。皆紛紛並辰而俱出。其後有蔣士銓、趙翼、袁枚等。士銓與翼皆能詩。枚兼能文。張問陶、陳文述等。亦有詩名。又方苞之門。有劉大櫆。大櫆之門。有姚鼐。皆能文章。世稱桐城派。桐城派之姚鼐門中高第。又有劉孟塗、管異之、梅伯言、方東樹、姚石甫及同辰之惲子居、張皋文等。亦爲古文。後人或別之爲陽湖派。然其學亦出自劉大櫆。故此二派不可岐而別之者也。嘉慶以後。學者多高談周漢秦魏。薄清淡簡樸之文。如龔自珍、魏源等。其爲文出入諸子。往往有奇氣。然上元梅曾亮。獨紹姚氏之傳。以教門人。而桐城一派復盛。咸同以後。宿學老儒。遺風未沫。承其流者。經學考據則俞樾、戴望、駢體小詞則李慈銘、譚獻。皆不愧一辰之選。且曾文正公亦清代文學之表

表人物。至於光緒之世。誹議雜興。或以桐城派局於議論。遂有復尚龔自珍魏源之文。恣爲馳騁。開闔之談。而新聞評議之體。競出於世矣。

◎就精神上分中國文學之大勢。向。上。乃。就。歷。史。上。而。略。舉。中。國。之。文。學。也。中國文學史作者。有就精神上而考察文學之大勢。分爲四時期。姑略述如左。

一。創造文學。——創造者。前無所因。體必已出。自有文字以來。至於周秦末世。皆爲創造時期。章學誠謂至戰國而文章之體始備。蓋五經既作。寔爲衆製之淵源。而至於戰國。則縱橫之學出於古行人之官。而開辨論之體。蘇張侈陳形勢。爲京都諸賦所本。乃若韓非肇連珠之體。屈宋極騷人之致。並爲後世宗效。故曰周秦以前爲文章創造時期。

二。模擬文學。——周秦以後。文章率出於模擬。然上焉者。模擬其精神。次焉者。模擬其形貌。相如枚乘之擬騷體。擬其精神也。楊雄之擬易論語。擬其形貌也。故史通模擬篇。有貌同心、異貌心同之說。周之詩騷。漢之賦。六朝之駢體。唐之詩歌。宋之詞。元之小說、雜劇。皆貌異心同之類也。後世文集。拘牽形貌。皆貌同心異之類也。模擬之習。至於形貌而文章就衰。章學誠曰。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旨。而不得不拘形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而寔盛於齊梁之際。齊王文憲集。梁昭明文選。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

三。國家文學。——模擬文章。能得其精神。而不拘於形式。猶可以致一時之盛。至國家以文章取士。而模擬之弊。極而不可挽。唐宋以還。開科取士。一以詩賦策論經義爲尚。而文章一途。遂爲世人。

獵取功名之捷徑。唐時登科猶賴名人達學爲之延譽。至宋王安石以經義取士而模擬之道。至此終窮。至於明清汨沒士夫聰明才智使終身不得自拔。噫。模擬之弊至此文章安不就衰哉。四。平民文學。一。昔者太史陳詩。其所采者匹夫匹婦之歌謠而已。匹夫匹婦之歌謠。卽平民之文學也。自政尚專制。而平民文學不得發展。至於宋元。有詞曲小說各體。而平民文學幾乎萌動。然其間言頗猥雜。或用俗語。不尚文雅。非社會所極歡迎。况又格於國家文學之勢。其體未大。逮清廢科舉。民治嗣興。國家宜無復束縛文學之事。而平民文學日發達矣。

### ◎結論

總而言之。中國之文學。上下四千餘年間。經無數名人巨子。注精粹之腦漿。運光芒之心斧。而儲蓄成最淵深之文海。結構成最美麗之宮牆。美矣哉。大矣哉。中國之文乎。汪汪乎如長江之流。而迂迴曲折。變態萬狀。躉躉乎如泰華之高。而平陂夷險。形勢互呈。蓋中國之文章。誠與中國之山川同其高深偉大也。雖其後因六朝以後之辭章。唐宋以後之科舉。或則專於聲調。或則拘於形式。而文章之精神。不能如昔時之粹美。然物極則反而至。後世復有平民文學之發達。自清廢科舉。則國內之文學。遂因歐洲文學所輸入。而至今全變其本色。今日之日。中國之文學。誠歐亞合採之文學也。報館書社之林立。詩辭說部之改良。雖一初譯述與著作。模仿與創造。未能分一定之界。故於文章事業。亦互呈錯亂混雜之光景。然經過此辰代。則中國之文學。必然現出新奇穩健之文體。蓋中國文學之本質。不啻一饒沃之文林。其間老栢蒼松。名花奇草。不一而足。而復能輸運世界之斯卉新木。而培植增美之。則將來此秀美之文林。必於中國大地上。成一如錦如茶之新世界。吾儕言念及此。而對於中國之文學。不敢效世人之偏見。邈然視之。

古代南日交通攷

二百

## ◎古代南日交通攷

〔楚狂〕

予於本誌前曾登載日本採風誌。述古代我國與日本之交通。旋因事忙。擱筆者數月矣。顧當代之軼聞。歷歷可紀。如 本朝孝文皇帝擊破日寇於沿海。一快事也。嫁女與日商。一奇談也。鄭氏父子撫育日之難商百餘人。復奏與黎皇製造巨船以送還於日本。一豪舉也。其他彼往此來。瓊投玖報。東海之名人。如德川家康。加藤清正。均有書牘酬贈。廣南之會安。又安興元縣之復禮社。華園社。均爲當日我與日人之貿易市場。此等事。日本史籍大書特書。而南史闕如。豈非我國史學家之憾事乎。茲特摘錄登載。以公諸世。內分爲三節。一爲本朝先代與日本交通之文書。一爲黎朝與日本交通之文書。一爲鄭氏與日本交通之文書。文字間有難解之處。亦不敢有所筆削。以示覈實閱者之。

### ◎本朝先代與日本交通之文書

熙尊孝文皇帝寄日本德川家康氏書

安南國天下統兵都元帥端國公茲屢蒙

家康公貴意。前差白濱顯貴發船往販通商結好。又蒙賜文翰。乃前任都堂往復。今我新任都統元帥。欲依前事兩國交通。不幸至舊年四月間。〔十五年〕一顯貴船舶在順化海門。被風蕩船破。無所依恃。順化大都堂官不識顯貴良商。與船衆爭氣。不意都堂官事誤身故。諸將帥興師報怨。且日日要殺死顯貴。我在東京聞此消息。愛惜難勝。於上年我奉命。天朝復臨巨鎮。見顯貴尙在我國。我本欲發船許回。奈天時未順。延至今日。幸見貴國商船復到。顯貴諳曉事由。我無不悅。爰謹具菲儀。聊

表微意庶容少納外專書一封煩爲傳上位示下子顯貴返國以結兄弟之邦以交天地之儀誠如是則助以軍器四並器械<sub>生鹽漆</sub>以充國用我感德無涯異日容投至祝茲書

弘定二年五月初五日

書押

(西紀元千六百零一年  
日本慶長六年)

別幅 計

財物五項

奇南香一片三斤十兩 白熟絹三疋 白蜜拾埕 榴木一百枚 孔雀子五嘴

弘定二年五月初五日

按國朝寔錄前編熙尊孝文皇帝二十八年日本天正十三年洋人號顯貴乘五大艘泊海刦掠皇太子即孝文帝擊破之上喜曰「吾兒眞英傑也」云云茲觀此書可知顯貴卽指日人白濱顯貴而我國古時之武威已發揚於海外豈非歷史上之光榮耶

●日本德川家康氏上 熙尊孝文皇帝書

日本國源家康復章安南國統兵元帥瑞國公書信落手卷舒再三自本邦長崎所發之商船於其地逆風破船凶徒殺者國人宜誡之

足下至今撫育舟人者慈惠深也貴國異產如目錄收之夫物以遠至罕見爲珍今也我邦四邊無事羣國昇平也商人往返商海陸地不可有逆政可安心矣本邦之舟異日到其地以此書之印爲證據無印之舟者不可許之敵邦兵器聊投贈之寔千里鵝毛也維時孟冬保寄珍重

慶長六年辛丑小春日 書印 事載異國往來日記

(黎弘定二年  
西千六百零一年)

## ▲日本源家康報章

古代南日交通攷

二百〇二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幕下 遙傳

珍章近見王字千里迢迢不異唔對。况又靈區之異產。遠方之芳情。不勝歡忭。貴國懇求之方物。敝邦所產土宜者。可隨商人所思地也。雖阻海山。其情不減尺五。他日商船往來。風波難者天也。敝邦之四方海陸切不可有凶賊。本邦兵器別格目錄具其物雖菲薄志之所之也。維時霜氣稍嚴也。爲國宜保重不備。

慶長七年壬寅小春初二日

印

事載異國往來日記

(黎弘定三年  
西千六百零二年)

熙尊孝文皇帝寄日本德川家康氏書

安南國大都統阮敬書。日本國內太宰執原王殿下。遙聞宰執德聲含詠。仁風騰十地之雄。道化遍謠。惠露洒兩天之渥。職欲成貴貴之義。去歲敢憑片楮。陳其悃誠。并方物小禮。幸蒙宰執垂納。會茲年仰見宰執玉札。遙傳芳情。道達曉威。昨日之事。職不勝欣賀之至。頓首稽首拜之。讀之增其永谷。况又贈以甲冑軍器。錫以珍重。如此非榮何賜之乎。其恩深山海。義重邱山。真宰執含弘兼愛之度。卽欲遣人詣于階前拜謝。其奈堯天舜海。何徒懸念而已。感云海雲里隔千餘信。義心孚一片。此職書中第一義也。乃職之陋邦。乃卷石勺水之區。無有奇貨異物。曷足以彰其賜。茲因驛使言還輒以土產小物。聊表微忱。爰及折簡。謹陳肝膈數言。冒達宰執殿下。禮雖云小。伏乞笑納。願自茲以後。共信此心。莫違其義。使兩國相親之厚百年。至于千萬年必矣。

弘定四年五月十九日

(日本慶長八年  
西千六百零三年)

## △日本德川家康氏復上熙尊孝文皇帝書

日本國源家康復章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床下華紙芳言金札刊字共歸掌握。遙雖阻溟渤簡牘頻往來則其盟齊鄰境特投贈貴國方產如目錄領之寔至情也。渡海商人請寡人曰異日來敝邦之辰于海濱于島嶼到府縣村邑仁船主心可寄康之大望卽命陋邦士民而書商人住民可隨所思書商船貨財不可侵掠之印札而付與焉只要使旅客安居敝國軍器長大刀壹拾柄寄贈以伸寸忱今也歸舟急急不能委悉也不具。

慶長八年星次癸卯小春初五日印

黎弘定四年  
西千六百零三年

事載和文外蕃通書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報章日本國王殿下

嘗聞修睦結交國君盛典去歲厚賜好甲寶劍茲復寄贈長大刀壹拾柄職蒙惠不淺其貴國商船見來販賣職曲加愛護各任安居會曰商船言還職陋邦貴物稀少輒具小禮別格具在投贈國王殿下庶酬其義自茲歲通商船只要就職本國以便貿易若清華乂安等處素與職相爲讎敵萬望國王業已交愛於理宜禁止商船勿許通往彼處言不爽信王其鑒焉。

弘定五年五月十一日

日本慶長九年  
西千六百零四年

事載古事類苑

我國王賜日本長崎木村宗太郎書

安南國殿下兼廣南等處爲立書事蓋聞重兩國之乾坤斯言信矣親一家之和睦何貴爲之肆我阮家立國以來務施仁義遠來近悅惠澤均蒙茲有日本國贍主木村宗太郎乘船駕海榮耀我國

拜見願承膝下。我乃推其所欲。仍加貴族阮大良巨名顯。非唯時宮庭之光顯。抑亦堅南北之利通。詩人廣曰。之趾之角之定爾才稱公子之才。如日如月如松。我壽比南山之壽。榮斯足矣。猗歟盛哉。國有常法立書存照。

弘定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西一千六百十九年）此書長崎地下人荒木宗太郎所藏。

按和文外蕃通書註云。文祿之初。因欲與外國貿易。由京三艘。塔一艘。長崎一艘。共九艘船主。渡海往來東京交趾東浦察等處。其一艘爲荒木尊太郎所有。元和年間。往來廣南。其國王懷柔之餘情。以其女嫁尊太郎。賜姓阮氏永結親屬之好。此書乃其時之所賜也。其妻後偕來長崎。因日本有異國渡海禁。遂居於長崎。

熙尊孝文皇帝寄日本德川氏書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啓 日本國源王殿下

雲海雖殊地域。星象正一天樞。比者貴國商舶主彌七郎（印舟本彌七郎）駕來本鎮。兼覩玉箋瑤翰。寶劍腰刀。其厚恩如此。無階可答。茲焉卽月言還。便風附報。所有小禮（具在別楮）。投贈貴殿。幸蒙笑納。以表鄰國之交。謹啓。

弘定六年五月初六日（按即西一千六百零五年日本慶長十年）

書印 計

一信物六項

鏡二柄

奇藍香一塊

白絹十疋

香壹瓶

香蠟壹瓶

火香千株

弘定六年五月初六日

年月之上押以「鎮守將軍之印」朱印

書面題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上書

弘定六年五月初六日

下押「鎮守將軍之印」朱印及押

熙尊孝文皇帝賜日本本多上野介正純書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報書 日本國本多上野介正純幕下。遙覩翌箋。如接丰采。比者彌七郎天教。一見篤寔忠厚。我結爲義子。兼愛諸客。曲加勸戒。體如鈞意。茲焉彌七郎回國。不勝想望。爰裁片楮。附風獎保。萬望幕下是幸彌七郎。我知其惠。且勸懲國常典。理宜稟白國王。明年復許彌七郎

整飭三船便來本鎮一平交易兩全恩義所有小物。白絹二疋  
奇藍一片聊贈爲信其餘他客不得混進倘有暴惡正以國法謂不能容書不盡言至矣必矣。

弘定六年五月初六日

(西千六百零六年日本慶長十年)

書面題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謹封

弘定六年五月初六日 (各有朱印及花押) 書

### ◎日本德川家康氏復書

日本國從一位源家康報章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足下

郇雲飛來按而讀之則近似接眉目殊以註記贈數般之土宜寔芳誠也陋邦商客每歲到其國不厭海陸遠不畏風浪災貪小利輕一身共非有道輩於異方者想是以無族類之親不得口舌之便若吐惡言作惡行究盡理之正邪分別罪之輕重而可被刑戮服遠人者德之至也巨細分付本多上野介革頭長刀二柄大刀一把雖薄物聊述賀儀而已

慶長十年龍集乙巳秋九月日印

黎弘定六年  
西千六百零五年

事載日本史料

安南國都統官賜日本茶屋四郎次郎書

安南國都統官肅書達于日本國貴職茶屋四郎次郎殿麾下炤知我自結好於貴國等職以來三十年餘其義未嘗有缺至於前年須有外姪背義忘恩興兵犯境至公天不容奸易使賊徒敗走昨聞貴國各職存敬愛之心禁客商之艚不與東京交易感貴職之恩厚矣所恃貴職奏于國王自茲以還係有貴國之商船勿放于東京升華乂安等處茲有方物寄與貴職以表交隣之大義於是書

弘定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書押

(日本寛永五年  
西千六百二十八年)

事載外蕃通書

古代南日交通攷

二百〇六

安南國送茶屋四郎次郎書 安南國書于日本國中島氏茶屋四郎次郎。蓋聞交隣止信。昭然大學格言。柔及遠人。炳爾中庸明訓。茲見日本國艦來南國。我不勝歡悅。所有片書一札并信物用表誠心。係年常遣艦來販賣。以通兩國修好。以示四海同仁。茲後或艦到東京。且彼處與我國由有讎敵。如各貴物許通行販賣。係琉黃銅器并彈銃等物。所恃該艦二官嚴禁勿許裝載。如誠此信。我受賜多矣。茲書。

計信物三項 奇南香一片 大絹四疋 酒三十埕

德隆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日本寛永十二年 西千六百三十五年) 事載日本史料

安南國大都統寄中島氏書

安南國大都統致詞曰。日本國中島氏貴職曉達。竊聞雲逆諸國。乃大賢之客。曩者見貴職艦船到其國。我知貴職本欲通商結好。得便交情而已。豈我有巍蕩之仁能慕感而至者哉。况貴職又有珍奇貴物。厚意如此。我爲何以稱之歟。爰憑薄物片辭。以表親親之義。於是乎書。所恃我有鄭外孫不違貴府嚴禁。係各商船勿許裝載琉黃銅器往彼處。誠如此語。受賜甚多。永堅胡越一家丘山義重。聊寓薄物片辭。幸蒙鑒察。

計信物五項 奇南一斤 沈香一斤 絹六疋 色綬二疋 大衫領大二疋

永祚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西千六百二十二年一日本寛永九年)

按永祚年號只十年而止。此嘗題永祚十四年。與事實不符。恐係當時日商僞造。冀取信於幕府。以便乞朱印出外營商耳。

黎朝與日本交通之文書

安南國大都統肅書達于 日本國王殿下知照。修睦講信。春秋所責。我與貴國素知久矣。向者式

是南邦既通茲好。我茲焉兼持國政。又惠厚施。珍重不勝。無由可答。所有土產菲物。奇南香一片。白絹十疋。并片楮一緘。遙贈爲信。以表兩國通好之義。茲書。

弘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大朱印）（日慶長十九年西一六十三年）

按據日本史稱爲大都統黎維新卽黎敬宗

書

安南大都統與日本加藤清正氏書

安南大都統官書達于日本加藤肥後守清正閣下。知照。閣下起居萬福。我不勝欣賀之至。茲有貴國船主林右本受給憑往販暹羅國。奈慈航不登彼岸。忽到我邦。日方庭謁。我素聞暹羅國當擾亂。不忍許船主他往。仁留賣買。我待以實情。昨者我聞貴府有貴物齎贈與我。雖物不見來。然我已知其厚惠。茲因船主林右順風解纜。我有小禮。遙寄爲信。貴府如能相愛於我。止許船主明年再修商船來販我邦。以通兩國之貨財。以結千年之好義。茲書。

弘定十一年五月廿四日書押。

安南國派郡公示艦長助次右衛門書

安南國王府內監兼都察監總太監掌監事派郡公示。日本國義商角倉。艦長助次右衛門等於上年到安南國買賣。遇絲貴時難於所買。未及回船。仍留我國。已經年餘。無作非爲之事。果是良民。茲賣買已完。應許回本國。經呈總督官准驗。安其生理。來年再將船裝載方貨赴我國京賣買。以通貨財貿易。茲示。

德隆六年六月初九日 示押

（西一千六百三十四年）

古代南日交通攷

二百〇八

## ◎鄭氏與日本交通之文書

都元帥總國政尙父平安王令旨。日本國艚長第庄左衛門。客商甚右衛門。源右衛門。多右衛門。善左衛門。傳兵衛等係所啓謂上年跨岸越海。五月五日到乂安處興元縣復禮社開庸貿易貨物。六月十六日移艚回國。至丹涯海門被風波。其庄左及本艚客商共一百五人寄迹淹久。恭乞許回等因應許就僑居旅次裝整行李任便還回本國。凡所經過巡司把截去處驗寔放行。倘或沿途稽滯生事。國法孔嚴必不容貸茲令。

弘定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押朱印

日慶長十五年  
西千六百零十年

書用白唐紙縱一尺二寸五分橫一尺六寸五分

按尙父平安王即鄭松

安南國揚武威勇功臣錦衣衛署衛事駙馬都尉廣富侯臺下裁採文書資達于

日本國國王殿下前允洞察淺言。往年有日本艚艚長角藏等盛載貨物。五月十一日纔到本國。乂安處地方宿住本處官謹備。啓來其臺下繼出將門預操兵柄以主上之義。壘受黎皇之厚恩。緣有家事恭稟榮鄉。伏望主上特差其臺下奉辭巡守日本福建等艚。開立庸舍以便賣買且臺下探知角藏心中謹厚結爲義養。至六月十六日角藏等辭回到海門外卒遇風波。其角藏等共十三人投身跨浪不幸俱逝。存親庄左衛門及客商彥兵中左甚右傳兵源右多右彥次善左隆右彌右并船役人善次吉左甚三等合百人餘擺尋生路幸而得活其臺下任差兵卒索救將回私第給養四十九人。其臺下嚴侍大都堂右府舒郡公憐養三十九人與掌監文理侯詆養二十六人共分貸衣食其庄左等得聊其生。大抵皆由臺下仁慈力量茲臺下業已施恩欲全庄左等性命再遞引等曹詣闕拜謁其臺下冒瀆聖意曲降洪恩伏乞命許理作船艘與庄左等任便回國庶其全歸鄉

貴似貴字  
之誤

庄左等得域國王而自得酬師文義恩。得慰妻子願望。則其臺下之功德。不特度得庄左等餘曹。而臺下之譽。且得聞於貴鄰兩國。恭望殿下觀覺嘉納。以知柔遠之心。以表和親之義。片言草謹備文書。

弘定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日慶長十五年  
西千六百十年)

書用白唐絹綠緞子縱二尺餘。橫二尺七八寸。外有加封。長一尺餘。厚五寸許。中間有縫。曰書其上曰。

安南國揚武威勇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署衛事駙馬都尉廣富侯文書遞至

日本國國王殿下開折案照

謹封

封後書

弘定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內有文書清套

(日慶長十五年  
西千六百十年)

安南國老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兼知太醫院掌院事舒郡公臺下裁採文書冒達

日本國國王殿下洞察淺言。往年有日本艘船長角藏等裝載貴物。五月十五日行到本國又安道地方販賣。臺下恭稟。主上令差回買日本福建等艚貴物進納。至六月十一日角藏等辭回到丹涯海門急遇風波。其角藏等共十三人沈溺而逝。其弟庄左衛門及客商役目等共一百人餘幸而擺脫臺下聞知。仁差兵士索救將回分給衣食茲臺下深軫庄左等曹寄迹他鄉思回本國仍差人遞引詣闕拜謁。其臺下冒續迂言轉撥聖意幸蒙令許理作船艘錢庄左等曹仁便回國仍撮事謹備文書冒達國王裁察庶成鄰好之義。書不盡言謹具。

弘定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押朱印

(日慶長十五年  
西千六百十年)

文書印

此三字用大文字

書用白唐絹黑綠縱二尺餘。橫三尺七八寸。封面題曰安南國老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兼知太醫院掌舒國公文書遞至

日本國國王 殿下開

拆案照謹封 後面書弘定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内有清書文套 (日慶長十五年西千六百十年) 以上四通載異國日記

按外番通書慶長十五年九月十日安南國寄書與日本船達薩摩浦贈物

沈香木柱二十本 一本四人抬

沈香粉柱一本

象牙二

糖水十瓶

上沈香十斤

生鸚鵡一

生孔雀一

里武氣以鳥名一一說卽錦鶴

紋絹二疋

與上諸書附進

西千六百十年

又按島津國史慶長十五年庚戌秋七月安南國東京王使者來聘到薩摩島津 (卽藤氏) 家久送其使於駿府獻其聘物於家康

## △安南國父安處總太監掌監事文理侯

此處押  
墨印

達書與日本艚長弟庄右衛門彥兵忠左甚右源右多右傳兵彥次善左隆右彌右吉左喜兵又右與次右善次甚三等原行住角藏曹難尾合得一百五人其本處官大都堂右府舒郡公文理侯駙馬官廣富侯公意欲公德治憫遠國饑饉之情以家物給養全生再赴京拜稟主上德廣給與衣糧旨判令回日本國幸甚其大都堂舒公等官結作船艘許回本國以全功德之義茲達書回日本國

弘定十一年二月一炷日判

日慶長十五年  
西千六百十年

書用白唐紙縱一尺二寸二分橫一尺六寸五分

## ■安南國華郡公賜島田政之書

欽奉元帥統國政清都王勅旨總欽差官父安處和義衛副將少保華郡公阮相公書付日本角藏艚義子財副島田兵衛尉政之嘗謂四海一家五倫爲大唯義可柔乎遠其善必眷乎天是以相公承祖尊之福蔭寵聖上之恩榮長男繼羅將門會契攀龍妻封誥命女配皇妣孫曹慕儀賓握虎符上器之干城瑚璉弟輩攀桂子占鰲頭至奇之鼎鼐鹽梅奎光朝野月皎父安相公唯善之春秋鼎盛德施闔境仁及他鄰茲有日本角藏艚財副者邇來本治慶萬代之誠堅一生之義雖然怡然幸勿怠然今而後期以義久而情久思堅而契堅唯願恩義尤深父子無間宜其慎之

永祚六年陸月初五日

(日本寛永元年  
西千六百二十四年)

按清都王卽鄭悌

## ▲安南國都堂官文理侯

奉差往父安處興元縣華園社知日本角藏助次右衛門及客商所住守看販賣事畢許回本國經呈給憑衙門勘寔得便往來販賣茲書

弘定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書印

日本國薩隅日三州太守藤氏家久復書于

安南布政州右奇副將北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華郡公。我聞貴國土宜土風而仰慕者年尙矣。今辱雲翰。展玩再四。宛然如拜貴面於千里之外矣。幸甚幸甚。伏蒙珍賤。却之不恭。件件領焉。我國未嘗一有之。誠不意之珍惠也。且復有都元帥總國政。尙父安平王之命。而欲通好交鄰。兩地雖隔萬里。滄溟交信之約。豈有渝乎。伏願自今以往。歲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則兩國所各得其所。是亦兩地聯遠之交。豈復有絕期乎。今也使船主洪玉山夥長郭慧田二人。艤一隻船。裝載方物。且贈以戎衣十領。長劍十枚。弓弩各十具。琉璃一萬斤。所愧少些之儀。聊申通問之忱。伏唯笑留。  
事載南浦文集

◎安南國清都王賜日本角藏氏書

安南國王大元帥統國政。清都王爲新建本國。恢復中興。土宇版章。都歸一統。四方隣國。和好相交。惠澤仁施。各成大義。茲因夏節。見日本貴國。艚長號角藏。號末吉等。共二艚。到國賣買。我志欲伸於大。不在於小。商乃究問詳言。聞日本國主年春方長。性德寬賢。我欲結爲兄弟之邦。仁義道愛。先以正義。名爲始。相交本國所產貴財。茲我有密物。寶枕一件。真金所作。漆兩真椅。楠三十八。兩付艚長角藏。末吉等領回。寄與日本國王淳和辨。大政大臣。日本大將軍源家光爲信。結千年之義。勿爽毫釐。其日本國王有敬愛之心。慕貴貨之意。願來年又寄日本甚好劍。拾柄七刀。拾柄以爲本國上上最好之美物。并各異貨。付艚長角藏。末吉等。艚將來本國。或答義若干。我交易安南貴產若干。我再答還。如情所寄。海程萬里。視一心同義。結兄弟絲毫不爽。信情如此。大義千年。義本財末。以聲名於兩邦。筆不盡詞。眞心茲寄。

永祚六年五月二十日 日本寛永元年

## ◎安南國王咨日本長崎奉行書

安南國王書達于日本貴國長崎鎮守王閣下。竊聞信以交鄰。是聖經之明訓。恩推漸育。乃仁者之本心。曩者有安南民漂到貴國。賴鎮守王德體好生。量弘惠養。纔有大明客船主李才官經到貴國。聞有安南民在此。乃領九人遞回本國。其恩竊念難勝。個義將何以答。茲有土產薄物奇南香上品。一片付與船主李才官。肅將敬謝。如其情者必款納之。始終結好相親。使兩國利通販賣。茲後愈加恩愛。則億年義重丘山。茲書。

正和十五年閏五月十八日書押。

(日本元錄八年  
西一千六百九十五年)

按和文長崎志載云。日本天明七年。有紅毛船載來異國民四人。問之言語不通。不知屬何國籍。因命置之於先出島內。備給器具及衣被等。并加之以撫育。後詢之。紅毛人始知其爲安南人。遂命在唐館之唐人前來對話。問之以南國鄉里。十句之中僅曉一二。漂流之緣由及年月無從記述。但四人皆從事海獵及信仰關帝觀音。并非信仰邪教。江戶府曉其始末。遂命由紅毛船載回其本國。給以衣服及米四俵。九月廿日出帆歸國。又按古事類苑記云。文化十二年乙亥八月十三日。松本豐後守領地隅州屋久島。有異國人五名漂到。遂命用船護送於本地。因言語不通。誤認爲唐人。命通言前來詢問。五人中有一名曉文字。能詳書其名及年齡。遂命到唐館記其姓名如下。一隊長拜。四十四歲。伍長寶。四十六歲。隊長敬。四十三歲。伍長平。三十三歲。伍長良。四十四歲。一因將右五人置於唐館。與之以衣被及器具等。並加之以撫育。翌日又命異國通言前來詢之。然亦不通言語。時在唐館有名爲蔡曉使者。因前年曾南渡安南。命之詢之。口舌漸通。其後遂命爲通譯。據稱爲安南

國會安府農民。此次因經營王城。命往嘉定府取木材。於本年三月十七日上官及其部下等四十五人乘大船。彼等七人共爲夫役。乘小船由山南下鎮港出發。其夜被風難與大船相離。漂流於海中。數日糧盡。以釣魚爲食用。二人因釣魚溺死。只存五人。至八月十三日漂流近海島。船爲岩波所破。然幸能救其死命。平日信仰觀音關帝。未曾爲耶蘇教徒。至子年二月江戶府命唐船載回中國。因凡安南國人漂流於中國十八省之外而載歸者。先訴於官廳然後承命令送歸本國。唐館船主因願延引。至翌六年始歸國。給糧米十俵。紗二十五端。四月二十八日由子八番及十番唐船歸唐。

### △故教學休致阮伯學先生叢談遺草〔續三〕

#### ●風水

風水之說傳自中國。謂嶺南山脈多帝王穴。經高駢黃福壓斷殆盡。蓋恐南人入帝中國也。其餘發富發貴之地隨處有之。非正宗地師不能點穴。國人若貴若賤。若富若貧。若壽若夭。若賢若愚。皆風水之所鑄造。於是一國之人無不深信。稍有識字皆喜談之。建屋改塋必請地師。曰某方某向能合居人生人有利。某方某向能合居人生人有損。某社人多發官貴。其亭必得吉向。某社人多有窮厄。其亭必犯殺向。相士亦以風水言人禍福。卜士亦以風水斷人家事。而風水之說幾占社會中最大之權力。上自君相。下至窮氓。得失窮通。莫不俟命於風水。而人智人力無所用矣。

憶在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北圻經略使黃郡公立泰河邑於河內永順縣轄南同處。處中所有新舊墳墓。盡行遷徙。吾鄉黎族發迹之祖墓。亦在遷徙之數。族人環墓而哭。自分其墓發而族滅。迨鏑鏹甫舉棺蓋豁。空空如也。蓋不知塚中遺骨爲水土銷融已自何年代矣。衆皆相顧錯愕。因將族中

所有接福諸墓。一一探驗之。其地師所指爲吉地者。其骨皆黑而耗。其地師所指爲殺地者。其骨反黃而豐。族中之人至今亦無少異。風水之無足憑於此可見矣。

### ◎ 學術

我國與中國間一學術。卽孔孟之學也。重倫理而輕功利。凡涉於刑名貨殖多鄙薄之。故寔業之學從無講究。迨科舉之業興。而辰尚又極趨於辭章考究之學。卽稱爲名儒碩學。能置身於著述者。亦寥寥一文集一詩稿而已。間有一二有關世道之傑作。如桑滄偶錄。公餘捷記。傳奇謾錄。反涉妄誕。不堪行世。其虛浮薄弱一至如此。故近五十年來。文弱既極。凡所謂道德之士者。其人多慧而固。

### ◎ 書籍

我國奉之爲國教之書。曰四書五經。北史謂之內書。其餘如詩文術數諸子列傳小說。謂之外書。皆非士子之所急務也。至若法律經濟諸書。朝廷藏在京城之國史館。人民雖有好學不得涉躐。名家所有著述。皆私寶藏之。不公于世。且苦於抄寫。故人罕能見之。其市肆所售之書。皆國音歌謠。淫邪妄誕之事。國人旣無別擇之智。朝廷亦無檢閱之權。一仁其妄聽妄言。社會所以日趨於腐敗。多由書藉雜亂故也。

### ◎ 幼學

按各國教育之通例。童蒙八歲入小學。教以普通知識之教科。三年卒業。又隨其資格之所近。而分入專門學校。卽不能成其學業。且稍能讀書寫字。亦可稱爲有教育之國人。我國人童幼之年。無不有學。任意執一鄉人。而問其童幼之年。有無從學。〔除自少辰爲殘廢之人。〕莫不曰我幼年從學四

年從學三年。至少亦有二年。及叩其能否通文識字。則不敢承認矣。蓋此三四年所讀之書。如三字經。五言詩。四書。史書。文理高遠。詞義古奧。皆非童子所能悟解。故有三四年讀書之功。而無有一生受用之學問者也。凡人家子弟。稍知持守禮義。別辨是非。皆由家庭習慣之能也。而非童蒙教育之能也。蓋坐館蒙師日習。童生能作三字對。五字對。詩對。賦對。及其稍長。則習以單股策。兩股策爲能事畢矣。卽童生之父兄。所祈於教師。亦只於此以爲他日從事科場之地步。至如古人所謂洒掃進退。應對之小學。豈遑講究哉。

### ▲女學

虐待婦人。亞洲人之通俗也。故不假女子以學問。若恐其稍知義理。卽不甘爲男子所駕馭也。惟縉紳之家。略教女子以修身之義。如明心女則數篇。若見其稍能通文識字。卽以爲不祥。謂教女知書是誨淫之道也。夫豈桑中濮上。皆爲知書之女乎。婦人之道曰內助。以我國婦人富忍耐。明敏之性。而加之以適當之教育。其事業當不只此。今欲其馴如牛馬。蠢如鷄豚。而委之以教子女。事公姑。執家政。和族黨。主中饋。持商權。何異盲聾其耳目。折傷其手足。而使之視聽行動。其可得乎。我國婦人。於尊教中。寔占多數。於商界中。寔占全數。在家界中。以婦人執主權者。十居八九。至於農工力役。婦人勤苦。亦過於男人。對於家庭。則婦人爲愛妻。爲慈母。之不可干犯。對於禮法。則婦人有無知無責。之完全自由。以社會上所占最大勢力之婦人。而皆爲目不識丁。胸無道理。其可成其爲完全之社會乎。故曰女學不興。社會之所由腐敗也。

未完

昭二娘傳

二百十六

# ▲昭二娘傳

阮伯學先生著岩丁嘉說譯

古人云。富家之子多奢侈。貴家之子多驕矜。信哉言乎。誠爲吾人一提醒也。富家食必膏梁。衣必錦繡。居必樓臺。行必車馬。嗜欲日多。用度日廣。雖欲其子弟之勤儉不可得也。職此故。雖未嘗教之奢侈。而奢侈已成習慣。貴家呼奴使婢。頤指氣使。言行雖非。而外人何曾敢置嘴。嗟舌於其間耳。日聞諂媚之聲。目見炎涼之態。雖欲其子弟之不驕矜不可得也。職此故。雖未嘗教之驕矜。而驕矜已出自然。嗟乎。奢侈足以敗家。驕矜足以敗德。富貴爲現辰。幸福復安知。其不爲子孫之危機。天道倚伏。一至於此。可勝嘆哉。古詩云。『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人無英雄之氣。而居富貴之位。亦曰殆哉。是故貧賤家之教育易。富貴家之教育難。謂斯不信。請閱左敍一小傳。

記者本京師人。留館遠方。每值休暇。便歸省。憑訪故園。松菊何似。十餘年來。風氣日開。公侯第宅。文武衣冠。山河景色。原非異。城廓人民。半已非。嗟夫。世局桑滄。人生萍梗。那堪回首。星移物換。之秋。無限傷心思。昔撫今之感。長使歸來遊子。不禁浩嘆也。

一日余偕友人攜手同行。流覽庸面。作半日遊。精神微覺倦怠。乃相與入茶居。甫坐。友人注目於閨干外。忽言曰。『諸君呀。昭二娘來。昭二娘來矣。』初聞昭二娘三字。予方憶必是誰家女公子。親移玉趾。暫離閨苑。而下履紅塵。於是亦注目視。誰知乃一女丐。蹣跚而來。年約三旬。蓬首亂飛。鶴懸百結。服不蔽體。面色黎黃。狀甚褴褛。飄零何處。已經溷下之花。慘淡無光。若在雨中之月。而舉止婉然。猶彷彿閨闥典型也。左手執烟捲。未嘗離口。右手挈一小兒。甫三四歲。面貌汙黯。一望而予心茫然不知爲誰氏子。蓬首敝衣。臨風欲飛。殆栩栩然蝶也。

這女入客座中。次第叫化。其聲淒然若秋蟬。人與之一文錢不取。囁囁久之。易以一仙。方拾而納之囊中。復顧而之他。予方愀然。友人卽莞爾。向予曰。君亦樂聞此昭二娘之歷史乎。予應之曰。然。因酌茶滿卮。曰。君盡此一杯。以潤枯喉。友人飲竟。徐述曰。此女幼辰。吾能知之。蓋一富貴家女公子也。今吾不欲道其名。恐有玷世家體面。此女排行第二。故曰二娘。其父兄皆早顯。蜚英騰茂。見重一辰。不幸早發還。先萎家惟有萱堂在焉。母本婦孺性質。無教育之資格。家只一女。視之若掌上珠。未嘗拂其意向。

此辰昭二娘年方幼稚。性解嬌癡。終日嬉戲耍笑。烹調針黹全然不解。至年十四五辰。只務塗脂抹粉。理髮畫眉。爲彼女所習的工則。母見厥女心竊喜焉。以爲小小年幾。已慣成人性格。每遇好天佳節。必使之御車乘馬。登高踏青。以誇示艷冶於人。自此女性日澆訛。心益放縱。寧使玉身揜滯服。那憐。辰世儉梳粧。真是口厭肥甘。身嫌錦綉。日遨遊於神壇佛會。辰放肆於柳巷花衢。鶯闌燕院。古刹名藍。足跡殆遍。夫冶容誨淫。此乃常態。由之路上。紈袴之輩。盼以秋波。動以風話。女亦恬不爲怪。而且心樂焉。以爲自己之雪膚花貌。足令人魄蕩魂消。自此歌兒車卒。皆以得蒙女青眼爲榮。而東風面亦是等閒識得也。女居此地位。方欣然受他人之歆羨。逢迎至若。北南物議。清白門風。則視若無物耳。此歡樂天未幾何辰。而不好風聲已洋洋乎盈耳。其母欲置之不問。然問心終亦不安。一日。佇之子之來歸。悉屏僮僕。微喚其女。向前殷殷然曰。二娘乎。汝今已及笄。身猶待字。而日日縱肆將冰清玉潔之身。學曲院勾攔之態。不遵閨範。有玷門風。吾懼其他日瑕璧殘花。殆無人顧惜。汝若不慎。不惟貽阿母憂。且自貽伊戚也。女聞母訓。視之爲耳邊風。坦然曰。母呀。赤繩繫足。不幾於三木。

囊頭人生貴適志耳。浮世功名食與眠。儂今上承福蔭不至凍餒。乃人生之幸也。正須逍遙享此清福。安用藁砧爲母聞言。潛然下淚。女又曰。母呀。涕泣何爲。毋自取煩惱也。一言既拂衣歸寢。母再聞言。知其蔽落已深。無可挽回。始悔從前之愛之。乃所以害之也。由是鬱憂成疾。竟以是死。彌留辰猶執二娘手。玉筋交流。欲勸教之。柰嗚哽不能成聲。女亦不之戚。而竊喜焉。

母旣避塵。女益放肆。無所忌憚。粧奩細軟。皆私質之。以供其揮霍。效薛娘之縱博。羹每怨殘。學儀氏之遺風。量何須狹。精神日以困倦。身體日以消瘦。辰辰借芙蓉爲助補湯。旋從一蕩子與之狼狽。惘焉終日。若癡若狂。未幾竟萌孽種。遂防範奴僕。使不爲外人道。寧知常言道。欲要不知除非莫爲。女竟因事怒撻其奴。其奴負氣。遂將主人之秘史外泄。無何惡事傳千里。而女遂爲南越自由女流之冠云。

其族長聞之大怒。迫使服墮胎方。旋復下逐客令。蓋不忍使奕世家聲。一朝喪壞於此女也。此辰之二娘。不啻如沾泥之絮。離枝之花。昔之以得蒙青眼爲榮者。反皆以識女爲辱。道路之間。見形則皆避面。聞聲而盡反唇。嗟乎。何日雪神梅骨。依然絕世佳人。而今敗絮殘花。已作世間穢物。人情冷暖。世間炎涼。又何足問。

辰當嚴冬。風冷於冰。霜寒似鐵。烏雲賽墨。細雨散絲。女身著敝袍。形容憔悴。寒風乍來。淒然欲絕。殆若遭雨鳴鳩。槁立於人家簷下。腹中飢餒。神思索然。加以芙蓉之勾魂使者已來。於是眼花肉顫。害身於墻。恍惚間見母面獰獰。若怒其不遵訓者。嗟乎。一朶殘花。經暴雨。嫦娥今夜落誰家。尋思良久。無可棲身。乃叩鄰家門求宿。以俟明日央人介紹爲人家乳嫗。任撫嬰之職役焉。鄰家取火炤之。知

其爲某官某夫人之女公子。莞爾曰：「貴家閨秀，嬌癡已慣。平日只知呼婢喚僕。如今安能供人使令乎？寒門更非旅館，安敢容貴人？」言已贈一孟麥飯，并數文錢遣之。

女聞嘲諷數語，慚愧無地，彷徨而去。纔數十步，身子酥軟，仆於路旁。斯辰汗泥垢溷之間，遂爲柳質蒲資，藉身之地。魂飛魄散，想已赴陽臺夢矣。夜深雨霽，月出雲收，有足音自遠而來者。此乃二娘之救星也。辰有看守春者，本一庸之店夫，夜巡至此，適見人仆道旁，近之乃一女子，胸臆間猶有溫氣，逐負之入店，用火救寒，取水療饑，漸見甦醒。春喜甚，慇懃問訊，女述往事，且告之悔。其言曰：「旣不有生之爲樂，何妨以死爲安。今蒙大德，願結絲蘿。君本萍蹤，妾爲蕩婦，三生可訂同病相憐。」遂與之諧伉儷，年餘育一子。日日春充店中役，女則沿門托鉢，夜間復與相返，共享店月橋霜之樂趣焉。昭二娘之歷史，結菓如斯，斷腸之草，薄命之花，振古爲紅顏比例。一个可憐虫，數行慘歷史。聞斯事者，亦當爲之酸鼻。相與同聲太息焉。予耳官方注意於友人之所述，不覺日已啞山林，方歸鳥乃向友人道別歸家，心中撫然。若有所失。於是挑燈揮毫，記其事，水流讀此，想亦可以當暮鼓晨鐘。

## ▲初學漢文課法（續八）

廣平順江陳孟檀樂園寄稿

### ▲第十七節 辨別之增附字 Adverbe de distinction

宜、當、須、必、毋、固、勿、不、無、有  
有字法字原列于功用門今遷于此  
不同。無字常繫于名目字上。不  
字常繫于指明或功用字上。

句法 爲子宜孝。爲臣宜忠。一生忠孝，萬古英風。兄則當友，弟則當恭。一門雍睦，萬福收同。近墨者黑，近燈者明。擇交須謹，取友須精。處瓢則圓，處筒則長。所處必慎，所與必防。毋勞爾形。

毋搖爾精。清淨玄默。乃可長生。固淫于觀。固逸于遊。憂勤畏懼。惟懷永圖。人能愛我。我能愛人。相親相愛。乃能合羣。不正其心。不修其身。自暴自棄。何以爲人。虎有父子。蜂有君臣。人靈於物。當念天倫。禽獸無識。草木無知。人生有學。當竭心思。

### ▲第十八課 決斷之增附字 Adverb d'affirmation

**斷**、斷於未然  
之謂斷 **決**、決於未然之謂決  
就理而論。決者就事而言。 **果**、驗於已然  
之謂果

必定信真。寔諒。

物重者墜。輕則上升。氣球浮空。決可飛騰。物熱則漲。寒則反凝。冰在冷地。定結爲冰。寒暑表。製驗於已然。水銀下降。果是寒天。風雨表。製察於未來。水銀下降。必有風災。

### ▲第十九節 意想之增附字 Adverb d'interrogation

**何**、與或字  
義同 **乎**、或字  
義同 **誰**、孰或**豈**、豈

意、或字  
義同 想、料恐、庶、幸

### 句法

日月何明星。斗何圓。誰其尸之一。理自然。梅花何白。桃花何紅。孰是主張。造化爲工。色白易汚體高。常傾。或者天道戒滿惡盈。心好命好。謀深禍深。豈是天道福善禍淫。寒來暑往。輪轉如環。循環之妙。想亦難言。日虧月蝕。軌道有常。災異之說。恐屬荒唐。

### ●第五章 替代字 Pronom

凡一句或數句相連。其名目字及各門字疊成之意義。前既明言。而後復說及者。未免重複。故設

一類字替之。名曰替代字。如曰哀牢單弱。乘虛擣哀牢。哀牢必敗矣。是哀牢二字出現凡三次也。

故必曰哀牢弱單乘虛擣之。

替代字

替代字

彼必敗矣。方爲合格。法國替代字分凡五目。今除

Pronom

一目。漢字本無外餘。並分別言之。

未完